

绝顶

张海德 著
作家出版社



1949-2009
共和国作家文库



绝顶

张海迪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顶/张海迪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5

(共和国作家文库)

ISBN 978 - 7 - 5063 - 4976 - 5

I. 绝…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479 号

绝 顶

作 者: 张海迪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00 千

印张: 21.5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976 - 5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共和国作家文库

总策划 / 李 冰 何建明

终 审 / 侯秀芬 张水舟

统 筹 / 张亚丽

监 印 / 杨 全

出版说明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朋友

F, C, 还有S——

那个世纪虽已远去，

我的友谊为你们永存，

无论活着还是逝去。

前 言

我写这部长篇时很多次都在想，人们最好在下个千年翻看这部小说。我不是什么预言者，但我坚信，我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关于攀登雪山峰顶的一些艰险，到那时也许就不存在了，人们很容易就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的山顶上已有了我们的研究站点，如同昨天和今天在南极建立的长城站。珠穆朗玛峰上的站点最好也叫长城站——世界上最高的长城站。不过我也在想，假如8848米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世界上还有什么高峰要攀登呢？只要地壳不变动，8848米将是有限的数字和高度，而人类的探索精神则是无限的。

人类总是想超越极限，却又被无数的障碍阻挠，劈开了重峦叠嶂，人也就跨越了千山万水。开始写这部书时，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束缚，它始终不让我的想象展开翅膀到无边无际的天地里翱翔，可我不清那紧紧束缚自己的是什么。我常常被这种困惑搅扰，同时也为超越困惑，获得心灵的解放不懈地寻找飞往更大空间的方向。我为此等待了很多年。有一天，我终于看见了梅里雪山！接下来的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在网上度过的，我被迷住了。那里有成百上千条关于梅里雪山的文字介绍，还有很多绮丽的风光图片，于是我看见我的一个主人公回头对我笑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让他在一个不知名的空旷地带徘徊，在本书里他是梅里雪山的攀登者。

梅里雪山远没有珠穆朗玛峰高，主峰卡瓦格博(Kawagarbo)海拔6740米。可它的地理环境却很复杂，山上终年积雪，巨大的冰川从山

顶倾泻而下，直达山脚。陡峭的山体，风化的岩石，还有瞬息万变的气候，会让攀登者突然陷入绝境。自卡瓦格博从海底隆起，至今还是一座人类未及山顶的处女峰。只要人们达不到顶峰，卡瓦格博就永远是一个神秘的向往，一个神秘的存在。

人们可能还记得中日联合登山队的惨剧，十七个登山勇士无一人生还。我们很少能想起那些在冰川上攀援的人，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亲人和朋友没有从事这项冒险的竞技运动的。一些人对登山者的死也许有点冷漠，甚至还会为他们冒着严寒去探险感到不解。为什么鲜活的生命要去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经受暴风雪的袭击、雪崩随时发生的危险，还有缺氧——极度缺氧的窒息。哦，有时会几天几夜没有吃的，更没有热水喝，他们常常处在人生的绝境。天光黯淡，无边的黑夜，厚厚的积雪，看不见一丝星光，周围也没有篝火，不灭的只是心灵的篝火，最后那火也无声地熄灭了……

当太阳重新照耀时，冰盖上又多了一座或几座新的冰雕，他们的面容都十分安详，没有痛苦的挣扎，有的好像还在酣睡，却再也醒不来了……还有一些被皑皑白雪重重叠叠覆盖的雕像，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也许在多少年之后，地球进一步演化，它变得暖了，冰川坍塌，雪山溶化，他们还会获得新生。他们会站起来，抖掉身上的积雪，冻伤的脸颊不再是紫红的，由于海拔高度的沉降，紫外线的照射也不再那么强烈了，他们不用怕被灼伤，眼睛的雪盲症也好多了。他们掏出揣在胸前的旗帜，迎风抖开，一簇火红猎猎地飘舞着，发出哗啦啦的脆响。他们看见远处美丽的城市，葱茏的绿树，盛开的鲜花，一座高大建筑物的计时牌上清晰地显示着当地的时间：3000年×月×日……

我想，这丝毫无损他们千年之前攀登高峰的意义。物质是坚实的，如同大地，而精神则如同天空或宇宙，是柔软的，无尽头的空漠。人的脑实质就是这种天空或宇宙，有限与无限都在其中，人的脑实质是比自然界的宇宙还要广阔的。无穷尽地开拓成为人类永生永世的寄托。西西弗斯整日推着一块大石头上山，其实是一个哲学寓言，它是时间与空间的规则——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作家，他不是探险家，却总是做一些探险的事。他当然不像汤姆·索亚，他是成熟的、理智的人。我一直存有一张他在一个神秘的大峡谷的照片，那天当我拆开他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信，看到他的照片时，吓了一跳，手也猛地哆嗦了一下，我觉得他的照片实在吓人。这是我的朋友吗？满脸长而浓密的胡须，他无助地盯视着远方，两眼露出一片可怕的茫然。这张照片的后面写道：这是与队伍失去联系的第七天，身边只有两位藏民，别的一无所有了；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有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

不过，他还是绝处逢生了。没过多久他来信说，六月他还要再一次去攀登去探险，那里还有很多谜。

人类一次次向巅峰攀登意味着什么？这种原始的，夹杂着使命感的冲动，促使他们总是不断地告别亲人，义无反顾地奔向不可预知的地带。欲望是一种令人愉悦的需求，正是凭着这种欲望，人们才总想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写这部长篇也是一种攀登，如同真正的登山者，一次次向高峰冲击，又一次次撤退，回到大本营，回到平淡无奇的生活中。这种攀登让我的体力和精力消耗很大，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病痛之后，身体瘫痪部位的肌肉萎缩了，我越来越难以支撑自己，总有一种明天就会因疲惫而死去的感觉。其实，我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力不从心了，激情常被肉体的麻木疼痛和精神的忧郁绝望掩埋……

我想这将是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了。

精神攀登的路途异常艰苦，我有时也畏惧，害怕路途遥不可知，但冥冥之中又仿佛看见我的主人公在远处等待，等待我给他们一个结局。我有时急于接近他们，有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开，我怕我笔下的主人公会在途中遭遇不测，也怕有的人会因为我给他们的结局而失望。其实我是清楚的——生命永远不会完结，我们的攀登也是如此。

海 迪

2001年12月于济南

雪再大也要把小川送下山。肖顿河这么想着，就躺在充气床垫上，他又累又困，这一夜他一直守在小川原兵卫的身边，小川从没有病得这么重。他们原计划今天要向梅里雪山的6300米处攀登，并在那里建立第4号营地，为再一次冲击卡瓦格博顶峰做准备。可是昨天他们在一处缓坡上刚刚支好帐篷，小川原兵卫就病了，他病得很突然，发高烧，忽冷忽热，全身发抖，神志也迷迷糊糊的就像患了疟疾。一连十几个小时，小川的体温都在39℃以上，中方和日方的随队医生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能让他的体温降下来。

肖顿河困得睁不开眼睛，可心里却还很清醒，他发现小川已经好几次出现这种症状了，每次都和这次相同，高烧寒战，全身发抖，还梦呓似的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

小川这次临来之前曾在电话里对他说，他要与中方登山队密切合作，争取再一次向卡瓦格博峰冲顶。他还说要从日本给登山队带来一些更先进的测量仪器和登山器械，还有新型自动加热罐头。小川在登山途中没有什么异常，可是刚到6000米处他就说头晕，然后就倒下了，倒在了雪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作怪吗？肖顿河曾听这里的人说，神是不会让任何人到达卡瓦格博峰顶的，人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梅里雪山是神山，不容任何人侵犯。

肖顿河真为小川原兵卫担心，他对大家说，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赶

快送小川下山治疗，千万不能让小川出现意外。作为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考察队的中方代理队长，肖顿河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小川不仅是好朋友，还是最默契的合作伙伴。

小川原兵卫在日本庆应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中国学习中文。那时肖顿河在燕北大学地球物理系，每逢上公共课他都会见到小川。在他眼里小川不太像日本人，他的身材高大挺拔，十分英武，眼睛深陷，鼻梁很高，脸上轮廓分明。小川告诉他，据说他的祖先是远道而来的荷兰人，在十六世纪，一些荷兰人乘大木船远航来到长崎，在那里从事商贸交易，因此长崎就有了荷兰人的后裔，至今长崎还保留着荷兰商馆，后来那里还建造了荷兰城，美丽的豪斯登堡就是典型的荷兰建筑。小川性格顽强，天生喜欢冒险，他说这也许和他的祖先冒险远航的经历有着某种关系。

肖顿河虽然和小川所学的专业不同，但他们却结下深厚的友谊，也找到了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科学探险。小川几乎每个寒暑假都要约肖顿河到中国西部地区游历，他们被那片辽阔而又充满着神奇传说的土地深深地吸引了。喜马拉雅颠连起伏，耸入云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浩瀚无垠，不可逾越，辽阔的无人区荒凉沉寂，古老民族的神奇传说更让他们心驰神往。大学毕业后，肖顿河分到地球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小川却没能如愿从事他希望的雪崩研究。他先后当过翻译和记者，最后还是选择了雪山科学考察作为自己的职业。

当肖顿河埋头在物理实验室里的时候，小川的足迹已经遍及了各大洲的许多地区，他攀登过南美第一高峰，也去过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还登上过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的主峰勃朗峰。然而小川却说，他一心向往的还是与日本一水之隔的中国，向往这里的一座被西方人疑为香格里拉的梅里雪山。他和肖顿河都读过英国人James Hilton（詹姆斯·希尔顿）写的 *Lost Horizon*，对书中描述的神秘的Shangri-la（香格里拉）很着迷——一个没有尘嚣，没有战争，没有灾荒，没有痛苦的地方。

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肖顿河就萌生过攀登梅里雪山的念头，小川也很向往。他们曾经痴迷地站在图书馆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

设想着、寻找着登上卡瓦格博峰的可能途径。小川回国时还专门去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用那里的大比例尺卫星照片，仔细研究梅里雪山地形的变化，分析那里的地质构造，还查阅了大量有关梅里雪山的气象资料。他们曾经是那样雄心勃勃地要去梅里雪山考察，可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条件还不成熟。

大学毕业时，小川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写流畅的中文。回国后，他常给肖顿河来信，也许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很少再谈起大学时的那些幻想，有时甚至还在信里嘲笑自己那时的天真。后来，就在肖顿河申请加入即将组建的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考察队时，他突然收到了小川的来信，小川说他辞去了《朝日新闻》的工作，也申请加入这支登山考察队。小川要来中国，肖顿河有些激动，他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小川登山时总是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可是事与愿违，他一到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就发病，前几次他只得中断攀登计划回国了。在日本，医生给小川做了非常细致的体检，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医生说通过各项检查，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结论是他仍然可以参加攀登雪山和其他高强度的体育竞技运动。

肖顿河躺了一会儿就赶快爬起来，他冒着大雪又来到了日本队的帐篷。小川虚弱地躺在羽绒睡袋里，脸色苍白，神情疲惫，见肖顿河来了，他费力地睁大眼睛。他的队友羽田俊太赶忙让他喝了几口热水，浅野盛宏在一旁不停地给他按摩手上的穴位。

顿河君……对……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小川喘了喘气说。

嗨，老伙计，你他妈的中了什么邪啦？肖顿河脱口骂道。可话刚一出口，他就觉得自己失言了，小川原兵卫毕竟是考察队的日方代理队长啊。

我……我真的是……是他妈的中……中邪了。小川显得有气无力，他说，昨天白天还好好的，怎么一到这儿就发烧，就晕了呢？真……真奇怪……

肖顿河伸手摸摸小川的额头，还很热。他说，你下山好好休息几天吧，这一次只是适应性行军，你不参加也不要紧。

什么？不要紧？怎……怎么不要紧？小川忽地坐起来，瞪大了眼睛，把他们的随队医生佐田应二吓了一跳，赶快让他躺下。

我是说，这样的行动你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肖顿河说。

啊，那我也……也要参加，一定……一定要参加。

不行，你身体这样，走不了几步就得倒下。

我能行，顿河君，我真……真的能行。不信你看。小川支撑着要起来，可是晃了两下又躺下了。啊，真不走运。顿河君，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神的意志吗？

神的意志？肖顿河觉得奇怪，可又不得不认真地思考。长久以来，人们对那些难以涉足的地方充满着好奇心，即使是根据人们的常识来说，根本不会有什么异常情况的地方，也可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于是就会有人故意夸大其辞，甚至虚构情节，大肆渲染。他在年轻时也受到过这种神秘主义的迷惑，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路走得越来越多，对于世间万物的本质看得也就越来越清晰了。在这里，当地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对初来乍到或只凭道听途说胡乱猜想的人就变得荒诞离奇不可思议了。他觉得小川原兵卫的病也许是水土不服及高山气候的反应，再加上某些心理上的暗示所致。

肖顿河又想起，小川原兵卫以前从日本发来的E-mail，曾反复提到他在梅里雪山的感受，他说不知为什么，一到6000米左右的地方就感到疲惫不堪，接着就头痛、发烧、呕吐，甚至还出现了记忆缺失现象。这对于他这样一个以登山考察为职业的人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小川说，一到梅里雪山他的脑子就不听使唤，懵懵懂懂就像坠在一片雾里。小川还提醒他说，海拔6300米不远的一处冰坡，是极危险的地方。他觉得在那里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每当快要接近那个冰坡时，就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把他往下拉，不让他越过去，因为越过了那里，卡瓦格博的峰顶就近在咫尺了。

肖顿河曾到阅览室里调阅了大量照片资料，还把自己在考察中拍摄的录像带反复播放，可是怎么也看不出那里有什么异常。只是由于高度的上升，加上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尖棱形的山体形状，海拔6300米附近的坡度特别陡峭。小川原兵卫说的那个冰坡恰好位于两侧

刀削一般的山脊上，这个山脊很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这就使越过这个冰坡的难度加大了。而除了这个冰坡，其他路线的坡度几乎都大于70度，根本无法攀登。

大雪一连几天不停地下着，无法继续进行下一步的适应性训练，考察队决定下撤，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考察队的探险考察又一次受阻了。

中方登山队员、藏族向导次仁旺青给肖顿河提了一个建议：在下山前，大家一起为小川原兵卫举行一个驱邪和祈祷仪式。肖顿河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答应了——这次考察不能没有小川原兵卫的协作。

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伴随着藏香特有的芬芳，在中日友好梅里雪山考察队十五位队员的祈祷声里飘散，慢慢消融在飞雪之中。

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小川原兵卫运送到2号营地，可是从2号营地往下，积雪越来越深，下山的路被封住了，继续下撤受阻，每个队员都为小川的生命悬着心。日方随队医生佐田应二不停地用对讲机和大本营的医生保持联系，给他们描述小川的症状，向他们征求治疗意见。好不容易等到雪停了，全体队员分成两组，一组在前面铲雪探路，一组轮流着又背又抬，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把小川送到了大本营。奇怪的是，一回到大本营小川的体温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神志也完全清醒了，他并不记得发高烧的事。他坚持说自己只是睡了一觉，当天他就起来，又开始了工作。肖顿河觉得这一情况简直是不可思议。

二

丁首都沿着一条幽静的林阴道匆匆走着，穿过绿草如茵的多伦多大学校园广场，他向一座有着几个尖塔的古老建筑物走去。那是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大楼。他要到这里参加脑遗传疾病实验室主任德瑞克教授主持的一个合作项目研究。

在实验室门口，丁首都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德瑞克教授。

早晨好，丁，欢迎你。蓄着浓密褐色胡须的德瑞克一见到丁首都，就大步迎了上来。

早晨好，德瑞克先生，见到您很高兴。丁首都握着德瑞克的手说。

因为来这里之前双方已经用电子邮件传送了各自的照片，所以，一见面就像熟人一样。

丁，都安排好了吗？德瑞克问。

谢谢，一切都好了。

哦，那太好了，身体怎么样？身材高大的德瑞克拍拍丁首都不太宽厚的肩膀说。丁，你知道干这一行，可要经得起连续熬夜啊。

没问题，德瑞克先生，我在国内熬夜也是常事。丁首都诚恳地说。

德瑞克眨眨蓝眼睛，一脸愉快的表情说，那好吧，我们现在就可以干起来了。你的那个研究课题申请报告我看过了，脑遗传疾病的基因变异研究涉及的课题很广，在这里也是个空白，你先要做一些前期工作，三个月内提交研究进展报告，我们要组织专家评审，评审通过才能拨给经费。现在的费用嘛，由实验室先垫付，你以后再还。好好干吧，年轻人，祝你成功。德瑞克伸出大手，又一次握住了丁首都的手。

谢谢你，德瑞克先生。我会努力的。丁首都激动地说。这意味着，他可以使用这座世界一流的实验室，独立承担一项复杂尖端的科研项目。能不能取得成果，全在于自己的努力。他要立即开始工作。

丁首都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研究项目的过程设计，编写了计算机辅助程序，列出了所需材料、设备和实验用活体动物清单并向有关的供应商订了货。在实验室里，他既是科学家，也是实验员和助手；既是计算机程序员，也是操作员；既是项目负责人，又是职员。他没日没夜地工作着。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可是研究工作进展不理想，要找出是哪些基因决定了人脑发生遗传性疾病简直比登天还难，再弄清这些基因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异，使人脑患上这样和那样的遗传性疾病，这种工作难度也许……也许要相当于登上火星。他想，或者比这还要

难，因为登上火星是早晚的事，而要弄清基因的变异却是没有时日的，更何况究竟是不是这些基因在起作用，也还是个未知数。

夜晚，当丁首都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进宿舍的时候，在实验室里的那种精细的、缜密的逻辑思维立刻就变成了一种全面的思考和检讨：今天做了些什么，有什么收获，有什么不足，哪些地方可能有偏差，如何改进，今天的工作对整个项目的进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感到势单力孤。他把生活简化到了最低限度，一日三餐全部变成了速食快餐，换下来的脏衣服放了几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穿上了，没有周末，不分昼夜，每天早晨睁眼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书桌上的台历。时间，对于从事生命科学实验的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来到多伦多就要三个月了，研究进展报告的初稿虽然已经写成，可是他却还不满意，主要是因为对相关基因的划定范围还太大。要对这些基因进行逐个分析和测试并进行实验鼠的活体实验，需耗费很长的时间和巨额的经费。划定的范围越小，时间和费用也就越少，但是万一漏划，那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惟一的办法是设计一个可靠的计算机模型，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来节省人工测试的时间，大大加快研究进度。可是，这需要一台超级服务器，还要编制强大的计算机软件，然而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早晨，丁首都站在淋浴器下，让冷水狠狠地从头顶冲下来，上下牙齿被冷水激得咯咯地磕碰着，脸上的肌肉也在抽动。他心里不住地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他要让这冰凉的水冲掉心头的重负。

当他裹着厚厚的浴衣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听见门铃一直在响。谁呀？他赶快找到眼镜戴上，然后一边用毛巾擦着还在滴水的头发，一边去开门。

门吱的一声打开了，丁首都惊得简直说不出话来，眼前站着的是妻子宋梅樱。她穿着墨绿色的呢子裙，外面罩一件乳白色的羊绒大

衣，脚上是一双深棕色的长筒靴。她一手拎着旅行包，地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箱子。

梅樱，怎么是你啊？你……你不是说下个月才来吗？丁首都盯着她问。

没想到吧？我猜想你就会是这副大惊小怪的样子。宋梅樱得意地笑起来。

真的没想到，我都忙昏头了。丁首都又问，梅樱，你……你怎么不先来个电话……

我为什么非要先来电话啊？我就是要给你一个突然袭击，看看你在干吗？

丁首都笑了，你说我能干吗？

那谁知道啊？宋梅樱瞥了他一眼说，其实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在北京首都机场还想给你打电话呢，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哎，你就叫我在门口愣着吗？快帮我把东西拿进去呀。宋梅樱大声地叫起来。

哦，对，快进来吧。丁首都说着，一步跨出去把那个大箱子提进门，接着又转身出去拎旅行包。梅樱，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

你这个人真是，都信息时代了，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告诉你，我是从网上查到的，你们学校的访问学者登记表上有你的鼎鼎大名呢。宋梅樱脸上一副自豪的神情。

是啊，谁掌握了信息，谁就赢了。看来又是你赢了。来，找个地方坐下吧。这里弄得乱七八糟，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可偏偏碰上了最困难的事。你来得正好，快点儿帮帮我。丁首都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宋梅樱。

说吧，要我干什么？

还没等丁首都回答，宋梅樱又说，哎，我可告诉你，我这个计算机工程师可不是来给你当保姆的。看看这屋子，你连自己的生活都料理不好，还搞什么研究，能搞出名堂来吗？宋梅樱脱下大衣，把披肩发往脑后一盘，就开始收拾屋子。丁首都啊，丁首都，你们男人怎么都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呢？她说。

丁首都知道宋梅樱的这张嘴就像刀子一样，说起话来从不饶人，